

## 致敬盛夏

□ 陈丹洁（上海，职员）



脚踩住刹车的霎时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，明明是个可以冲过去的红灯，可前面的车偏偏停下了。

37摄氏度的烈日晴空下，被迫停在镇区最热闹的商超旁，车身横陈在十字路口正中央，被前后的车夹击，一时失去自由。

对于一周难得开一次车的我来说，心瞬间提到嗓子眼。我和前后的车间距仅是一米，无论哪边司机踩下油门，都可轻而易举撞上我的车门。

我不由抱怨起前面这辆车，刚过红绿灯时开得好好的，前一秒我还庆幸道路顺畅，后一秒怎么说停就停。我瞅了一眼前面的车牌，沪A蓝牌，车身漆黑，奔驰车标志银光闪闪，车型高大。正是它巨大的车身，将

我堵在十字路口的隔离栏旁。我心中的怒火飙到与车窗外同样的热度。难得双休日出门购物，就遇到这情况。我一面祈求自己平安，一面急切地向车窗外张望。

临近正午，刺眼的阳光下，宽阔的马路上车排长龙，每一辆车顶折射着雪亮的反光。两旁的梧桐树叶绿得冒油，蝉声激越。浓密的林荫下，人行道上几乎看不见人。夏天来得很急，一入三伏，气温节节高。

令我惊讶的是，不光奔驰车没有动，马路上所有的车像约好了似的，都没有动。时间仿佛静止了，车里的司机都不约而同踩下了刹车。只有一个人例外，他昂首挺胸地走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，步子稳健，颇有上世纪90年代末港剧中黑帮老大出场

的气场，独行其道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手中一根长棍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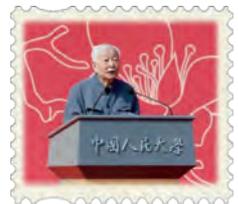
是导盲棍！他鼻子上架的墨镜和在地面上一点一点戳的导盲棍，明明白白告诉我，这是一位盲人！

我终于明白时间静止的原因，大家在为这位盲人让出一片安全的领地。没有事先约定，是自觉对残障人士发自内心的保护。

我不再懊恼，反而感激起前面这位奔驰司机。是他率先踩下了油门，他的善举带动了整条街。爱心比阳光传播得更快，从一辆车传到后一辆车。眼前的车窗成了一面通透澄净的镜子，令我看见城市最美的样子。夏天如此盛大，值得每一个遇见它的人深深致敬。

## 微信约九七翁方汉奇先生记

□ 李建新（上海，教授）



在新闻学、新闻史研究的道路上能够得到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的指点，是荣我一生的幸事。

至少是在10年前，年事已高的方先生遵学校、家人和众多弟子之功，基本不再笔耕，特殊情况、特殊事件接受采访或者通过镜头口述有关情况除外。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今年5月，《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》编委会会议决定在2025年的时候能出版一本纪念年鉴出版10周年的画册。作为画册主要编辑任务的承担者，我当然特别希望方汉奇教授能够赏赐墨宝。问题在于，方先生已经97岁了，他会答应吗？几经思考，考

虑到方老“每天都会在人民大学的校园散步1小时”，我小心翼翼给方老发了一个微信，大意是请方老赐予书法，给年鉴画册用。

5分钟之后收到了方老的回复：“老夫耄矣，今年97岁了，思想也迟钝了。我照你拟的写就是了。请代拟一个，我照着写如何？方。”

大喜过望的我把这则喜讯在第一时间享诸同仁，一次快乐的裂变在朋友圈传播开来，新闻传播教育界一时惠风和畅、景瑞万千。

在与方老的微信沟通中，我告知他6月17日将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纪念大公报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暨《大公报全史》出

版首发式，我已受邀参会。接着又索性向他请教我给会议拟的一则楹联“百年大公无私忘我共日月，四不为法文人论政著春秋”，请先生指点斧正。先生看后颇为高兴。

第二天，我即收到了先生的快递，内有两幅书法作品，其中包含我拟的那副对联！真是想不到的速度和想不到的惊喜，自然还有回味无穷的开心和惬意。我思想着：这是何等的一种时效，何等的一种鼎力支持？对我来说又是何等的一种至深感动啊！

作为新闻史学泰斗，年近百岁的方先生为一份百年大报作书，寓意自是以百跨千，以千臻万！一位老人希冀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心，于此可知！